

第一章 忠靖侯府五姑娘

忠靖侯府，藕香院。

天才剛剛亮，院子裏就響起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，丫鬟、婆子已經起身，有的去茶水間準備熱水，有的拿了掃帚清掃著地面，末了再灑上一層清水。

穆家五姑娘的貼身大丫鬟寶珍身著一件水綠繡花藍緞領褶子，手裏端著茶盞，緩步從茶水間出來，行至門前，便有丫鬟福身叫了聲，「寶珍姊姊。」

「姑娘可醒了？」她話才說完，自己就笑了出來，只因自家姑娘懶惰，哪日不用她們叫自個兒就醒了，才是怪事。

那身著粉紅折枝花卉褶子的丫鬟也是抿嘴一笑，寶珍吩咐人準備洗漱用的東西，才推門輕手輕腳走了進去。

進了內室，聽不到一點兒的響動，知道姑娘果然還在睡，寶珍將茶盞放在床邊的檀木方桌上，才小聲喚道：「姑娘，時候不早了，用了早飯該去給老太太請安了。」帳幔裏頭的人半天才動了動身子，知道自家姑娘醒了，寶珍抿嘴一笑，伸手掛起帳幔，轉過頭來，看著躺在床上，眼睛有些朦朧的姑娘。

床上的少女一身領口繡柳葉紋月牙色的寢衣，烏黑的頭髮披散在肩上，肌膚瑩潤如雪，五官精緻柔美，長長的睫毛像是小刷子似的，慢慢睜開，水潤的眼眸帶著幾分剛睡醒的迷濛，叫人一眼看去，就再也移不開眼了。

太太說的沒錯，五姑娘生的這般模樣，長大後不知要迷了多少人去。

穆鳶抬起胳膊來揉了揉眼睛，又轉身將頭埋在被子裏，還不忘蹭了兩下。

「姑娘別貪睡了，一會兒還要去向老太太請安呢。」寶珍無奈笑了笑，姑娘這副懶惰的性子，也不知是像了誰，老爺太太可不是這樣的。

穆鳶聽了，這才清醒了過來，祖母向來規矩嚴謹，去遲了可是要挨罵的。

她點了點頭，任由寶珍伺候著自己穿好了衣裳，又由丫鬟服侍著梳洗完畢，心中不是沒有感慨的。

前世的自己，哪裏能想到一覺醒來自己竟會成了忠靖侯府三房嫡出的五姑娘，連穿衣都有人伺候了。

忠靖侯府共有三房，大伯父在京任職，生了大哥哥和大姊姊。二伯父外任，帶了二伯母去任上，留了庶出的二姊姊和姨娘陳氏伺候老太太。三房，她父親在翰林院任職，母親謝氏是繼室，生了她和四哥哥兩個。府裏還有原配江氏所生的三姊姊和姨娘安氏所生的四姊姊。

「姑娘也別擔心，姑娘這幾日病著才沒去老太太那裏請安，老太太定不會怪罪的。」見著穆鳶不說話，寶珍還以為她幾日沒去請安，怕老太太生氣怪罪，忙出聲寬慰道。

說來她也替自家姑娘委屈，老太太平日裏將三姑娘當眼珠子似的疼愛，卻對自家姑娘不冷不熱，若沒比較便也罷了，可有三姑娘在那兒，這府裏哪個不知老太太不喜自家姑娘？好在，三姑娘性子溫和，向來是護著妹妹的，想來有三姑娘在，老太太也不好給姑娘臉色。

聽了寶珍的話，穆鳶嘴角不由得抽了抽。

這麼些年，她哪裏怕過老太太責罵？老太太又不是那些個市井潑婦，即便是不喜歡她，左右不過那幾句教訓的話，只當沒聽到便是了。

她心裏清楚，老太太會對自己冷淡，是因為偏寵三姊姊，覺得三房上下都寵著她這個五姑娘，心裏覺著不快，畢竟，已故的江氏可是老太太的親侄女。

正說著，就聽到外頭一陣腳步聲，緊接著，熟悉的聲音就從院子裏傳了進來。

「姑娘可起了？」

穆鳶朝門口看去，只見一個身著深藍撒花襍子的嬤嬤從外頭進來，手裏端著一個紅漆托盤——這嬤嬤便是謝氏跟前最得力的陪房許嬤嬤。

「太太吩咐小廚房的人熬了一碗薑湯，早起天涼，姑娘趁熱喝上一碗。」許嬤嬤說著，緩步上前，親手將那碗薑湯放到桌上，「太太吩咐了，叫老奴盯著姑娘喝下去，免得姑娘再偷偷倒掉。」

穆鳶聽著這話，臉上暈出幾分紅色，許嬤嬤見狀，知她是害羞了，便將話題轉移開了，見著穆鳶小口小口將一整碗薑湯喝完，臉上才露出了笑容來。

「姑娘前幾日受了風寒，如今大好了，太太那裏也能放心了。」

穆鳶用完了薑湯，未等她去給老太太請安，老太太那裏就派了人來，說是知道她病才剛好，今日就不必過去請安了。

穆鳶猜想多半是三姊姊替她說了好話，免了她來回折騰，又著了涼。

如此，穆鳶去了母親謝氏的景宜院。

早有丫鬟將老太太免了姑娘請安的消息回稟了謝氏，見著她進來，謝氏臉上就露出笑意，不等她福身請安，便朝她招了招手。

「瞧著氣色總算是好些了，往後可不許偷偷將藥倒掉了。」

謝氏的話音剛落，四姑娘穆琦和安姨娘，連同屋子裏的一干丫鬟婆子全都笑了出來。

大家都知穆鳶從小怕苦不愛喝藥，每每都是謝氏盯著才能喝下，只這一回，謝氏沒看著，她就背著貼身的丫鬟將藥倒在了花盆裏，病情竟然拖延了許久。

謝氏起初以為是身邊伺候的人粗心大意，沒照顧好，細問之下，穆鳶才將真相說了出來，叫人覺得又好氣又好笑。

穆鳶站在那裏，聽著一屋子的人都笑了，臉也不由得紅了起來，嬌聲道：「女兒都認錯了，娘親還打趣人家。」說著，就將頭鑽到了謝氏的懷中。

她半個月前才過十二歲生辰，身量嬌小，謝氏摟著她嬌嬌軟軟的身子，哪裏捨得再訓她，只伸出手來點了點她的額頭，道：「往後可不許再淘氣了，不然叫妳父親罰妳。」

穆鳶應下才從謝氏懷中起來，對著站在一邊的穆琦笑了笑，叫了聲四姊姊。

這時候，謝氏吩咐道：「把早膳端上來吧。」說著，轉頭對穆鳶道：「娘叫小廚房的人做了妳最愛吃的珍珠湯圓和翡翠芹香蝦餃，妳嘗嘗看。」

片刻的功夫，丫鬟已將早飯全都端了上來，穆鳶和穆琦跟著謝氏坐在了桌前，安姨娘則是站在一旁布菜。

才用完早膳，就有丫鬟進來稟報，說是老太太跟前的雙錦姑娘來了，謝氏愣了愣，

叫人將人請進來。

「奴婢給三太太請安，府裏來了客人，老太太請兩位姑娘前去見見。」

這下子，不僅是穆鳶，連同穆琦都看了過來。

細問之下，才知是永安伯老夫人莊氏來府上拜見老太太，說是想要見見府上幾位姑娘。

謝氏聽了，微微挑了挑眉，這才對著穆鳶道：「妳和妳四姊姊去吧，別叫妳祖母等急了。」

兩人應了聲是，福了福身子，而後退出了屋子，一路朝老太太的慈暉堂去了。

慈暉堂是忠靖侯府最大的院子，除了老太太平日裏住的正屋，還有廂房、三秀齋、絳珠閣、天遊閣幾處，老太太關心三姑娘，就將絳珠閣給了三姑娘，三姑娘每個月裏都要過來住上幾日。

見著穆鳶和穆琦結伴而來，守在門口的小丫鬟忙迎上前來，福了福身子道：「兩位姑娘可來了，快些進去吧。」

穆鳶微微頷首，跟著丫鬟進了屋子，只見老太太坐在軟榻的左側，一個身著青綠繡金圓領對襟褶子、年近四十的婦人坐在右側，想來便是那位老夫人了。

而大伯母魏氏坐在下首，大姑娘和三姑娘站在她身側。

穆鳶收回視線，緩步上前，福了福身子恭敬地請安道：「孫女向祖母請安。」

穆琦在她身後，亦是福身請安。

老太太見著她們只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是永安伯老夫人。」

聽著老太太的話，兩人上前行李。

莊氏給了兩人見面禮，才將視線移到站在一旁的大姑娘穆瑛的身上，笑著問她平日裏做什麼，讀了什麼書，言語間透著幾分親近。

穆瑛一一應答後，莊氏又說起了府上的二公子，穆鳶聽了心中咯噔一下，而不只她察覺了，其他人又如何猜不出來莊氏的來意，這顯然是有意結親。

一時間，屋子裏的氣氛變得古怪起來。

穆瑛身子微微顫抖，臉色亦是有幾分蒼白，而魏氏嘴角的笑容更是僵在了那裏，眼底透出幾分羞惱來。

穆鳶能理解魏氏母女的反應，大姊姊乃是忠靖侯府大房嫡長女，而那永安伯府，自從三年前永安伯墜馬送了性命後，已經敗落下來，府裏大公子襲了爵，二公子不過是個白身，論身分，哪裏配得上大姊姊？

莊氏敢打這主意，不過是因為半年前大姊姊和平陽侯嫡出的大公子郭潘定了親，可才訂親不到十日，那郭潘就醉酒落湖，溺死在水中了。

那平陽侯夫人不說自己兒子不小心，跟前的人照顧不周，反倒將罪全都怪在了未進門的大姊姊頭上，說是大姊姊命硬，將自己兒子剋死了。

這位老夫人分明是將大姊姊當軟柿子捏了，才擺出這副施恩的樣子，好像大姊姊能有個人家要，就是天大的造化了。

穆瑛臉色蒼白，偏偏莊氏拉著她的手熱絡的說著話，還說要請府裏幾位姑娘到府

上做客。

老太太聽著這話，微微皺了皺眉，開口道：「她一個姑娘家，不好四處走動，趕巧昨日娘娘叫人從宮裏傳了信來，想要見見府裏的幾位姑娘。」

老太太口中的娘娘，就是穆鳶的二姑姑，宮裏頭的毓妃娘娘，她本居於嬪位，一個月前生了九皇子被皇上晉封了妃位，如今提起來，都要尊稱一聲毓妃娘娘了。老太太這一開口，莊氏一愣，隨即臉上閃過一抹尷尬，訕訕一笑，又說了幾句場面話，就起身告辭了。

見著婆子將永安伯夫人送出去，魏氏就忍不住怒聲道：「這莊氏也不瞧瞧自己那兒子是個什麼身分，也敢來作踐我的……」

魏氏的話還未說完，就被老太太一個眼神止住了一——屋子裏姑娘們還在，哪裏適合說這些話。

見魏氏止住了話語，老太太才對站在旁邊的穆鳶幾人吩咐道：「我也有些乏了，妳們都各自回屋去吧。」

在場的幾位姑娘歲數雖不大，可到底自小在侯府長大，最會揣度人心思，聽著老太太這話，哪裏不知，老太太這是在趕人。

「孫女告退。」幾人福了福身子，這才從屋裏退了出來，還未轉身，又聽老太太道：「瀾丫頭也跟妳五妹妹回去吧，妳母親幾日沒見妳，也該惦記妳了。」

老太太的話音剛落，穆鳶的面色就微微一變，老太太這話，多半是特地說給她聽的，更確切些，是說給母親聽的。

也是，老太太向來怕三姊姊在三房受了委屈。

穆瀾福了福身子，小聲應了聲是。

從屋子裏退出來，便有丫鬟前去收拾了三姑娘的東西，因著穆瀾時常過來住，帶走的也是些貼身用的東西。

「三姊姊可真是好福氣，能住在這慈暉堂，在咱這侯府也是頭一份兒了。可見咱們姊妹裏，祖母是最疼三姊姊的。」和二姑娘告別後，穆琦帶著幾分羨慕道。

穆瀾聽著這話，只看了她一眼，開口道：「妹妹這話錯了，都是祖母的孫女，有哪個不疼的。羨慕，我還羨慕四妹妹有安姨娘時時在身邊照顧，擔心妹妹冷了熱了。」

穆鳶聽著這話，下意識抬了抬眼，朝三姊姊看了過去，在她的印象中，三姊姊最是性子綿軟，甚少和人這般說話。

自然，穆琦也被她這話噎住了，張了張嘴，竟不知該如何開口。

不等穆琦說出話來，穆瀾就對站在一旁的穆鳶笑了笑，溫柔道：「五妹妹病才剛好，別再著了涼，叫母親擔心，咱們也快些回去吧。」

直到回了藕香院，穆鳶都覺得三姊姊今兒個怪怪的，和平日裏不大一樣，方才那句話，分明是帶了刺的。

正想著，外頭就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有丫鬟進來稟報，說是太太叫許嬤嬤熬好了藥，

叫姑娘過去喝呢。

這話說出來，屋子裏的幾個丫鬟俱是忍俊不禁。

「姑娘快些去吧，太太這是不放心我們，想親自盯著姑娘喝藥呢。」寶珍抿嘴一笑。

穆鳶只得帶著貼身的丫鬟去了景宜院。

進去的時候，謝氏正坐在軟榻上看著帳本，見著穆鳶進來，便伸手指了指桌上的那碗藥。

聞著那刺鼻的藥味兒，穆鳶皺了皺眉，目光有幾分遲疑。

「再不肯乖乖喝，明兒個娘就吩咐大夫多開幾天的藥，權當是好好調養。」謝氏將她的表情收入眼中，不等她撒嬌耍賴，就開口道。

她這閨女，自小就是個怕苦的，不逼著真是一口藥都喝不下去。

聽著自家娘親的話，穆鳶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只好伸手端起藥碗，放到嘴邊，幾口喝了進去。

見她喝完，許嬪嬪忙拿了一碟蜜餞過來，道：「姑娘快放在舌根兒下，壓一壓嘴裏的苦味兒。」

「還是嬪嬪疼我。」穆鳶轉頭對著許嬪嬪莞爾一笑，聲音甜甜的，聽在耳朵裏舒服得很。

謝氏聞言，沒好氣點了點她的額頭，「你這沒良心的，叫你喝藥就是不疼你了。」

穆鳶嘻嘻一笑，對著謝氏討好道：「才不是，女兒知道娘親最好了。」

聽著她這話，謝氏眉眼間越發多了笑意，見她吃了幾粒蜜餞，才問起了慈暉堂的事情。

穆鳶這一世才十二歲，又自小養在深閨，自然不會直接說莊氏相中了大姊姊，想叫大姊姊嫁過去，只將慈暉堂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出來，說莊氏對大姊姊好生親切，只不知為何，老太太和大伯母臉色都不怎麼好。

謝氏聽完哪裏還能不明白，莊氏是想著和大房結親了？多半是看見他們忠靖侯府出了個毓妃娘娘，想要和皇室攀上關係，不然怎麼好巧不巧這會兒覺得瑛丫頭好了？

謝氏的眼中露出幾分諷刺，才想開口，就見著面前的閨女又撫起一顆蜜餞放在了嘴裏，頓時感覺胸悶。

別家的姑娘，哪個這麼愛吃，也不怕吃胖了往後叫人嫌棄。

察覺到自家娘親的目光，穆鳶沒羞沒臊咬了幾下，將蜜餞嚥了下去。

謝氏扯了扯嘴角，好吧，她該慶幸自家閨女體質是個不容易胖的。

「你大姊姊這幾日怕是不舒坦，你別去大房找她玩了。」謝氏叮囑道。

聽著自家娘親將自己當個小孩子，穆鳶終於忍不住開口道：「大伯母只大姊姊一個嫡親的閨女，怎麼也不會答應這門親事的。再說，祖母那裏也要顧及穆家的名聲。」

她這一開口，謝氏一下子就愣住了，顯然沒料到穆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。

一旁的許嬪嬪聽見這話，輕笑一聲，道：「這不知不覺，姑娘也長大了，太太該

高興才是。」

聽著許嬤嬤的話，謝氏笑著點了點頭，卻是對著穆鳶埋怨道：「妳呀，都學會瞞我這個當娘的了。」

穆鳶覺著好生無辜，明明是自家娘親將她當成小孩子的，每次要聊什麼，都會找藉口支開她，她不是怕說出自己的想法會嚇壞人嗎？

正說著，外頭就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有小丫鬟進來走到謝氏跟前小聲說了幾句話。謝氏微微皺了皺眉，揮了揮手，叫她出去了。

「太太，可是出什麼事了？」許嬤嬤是謝氏的陪房嬤嬤，平日裏說話自然沒那麼多忌諱。

謝氏看了她一眼道：「說瀾丫頭，方才從景宜院回去的時候眼睛紅紅的。這孩子，有什麼不舒心的，怎麼不能和我這個當母親的說。」

穆鳶聽了，猶豫了一下，才將在慈暉堂外頭發生的事情說了出來。

謝氏聽完，當下就沉下臉來，冷聲道：「我當琦丫頭是個好的，原來也不過是裝著乖巧給我看，背地裏卻挑撥鳶兒和瀾丫頭的關係。」

謝氏這一發作，屋子裏伺候的丫鬟婆子全都屏氣凝神，站在原地低著頭，連大氣也不敢出，許嬤嬤使了個眼色，叫屋子裏伺候的人全都退了下去。

「太太您也別多想，四姑娘平日裏是個乖巧的，想來也不過是隨口一句話。」許嬤嬤遲疑了一下才又說道：「老奴猜想，三姑娘傷心，怕是因為江氏的忌日快到了。」

許嬤嬤服侍了謝氏多年，自從進了忠清侯府，就對府裏的事情上了心，原本她就想抽個空提醒太太的，只是這幾日五姑娘著了風寒，她才想著過幾日再說。

聽著許嬤嬤的話，謝氏慢慢放下了手中的茶盞，沉思了一下，蹙眉道：「也是我這當母親的疏忽，只當她在老太太那裏過的好，就將這事兒忘在了腦後。」

許嬤嬤對著坐在軟榻上的穆鳶使了個眼色，穆鳶忙開口道：「三姊姊心思本就細膩，別說是母親了，怕是連老太太那裏，三姊姊也沒提過一句。三姊姊不說，是怕惹了母親傷心。」畢竟謝氏待這個繼女極好，平日裏事無巨細總要問上一問，就是親娘也不過如此。

「瀾丫頭就是太過小心，我又不是那種苛刻的，這母女血緣，哪裏是說不提就不存在的。」謝氏說完，就對著站在一旁的許嬤嬤吩咐道：「妳叫小廚房做些牛乳菱粉香糕，等會兒陪我去瓔珞院一趟。」

「知道三姑娘要回來住，方才就叫人做上了，這會兒也該好了。」謝氏的話音剛落，許嬤嬤就回道，果然極為能幹，無怪乎謝氏會信任她。

第二章 各懷目的訪靈岩寺

穆鳶自是沒法得知母親去瓔珞院和穆瀾說了什麼，只是第二天一大早去景宜院的時候，就聽母親說起要她陪著穆瀾去靈岩寺上香的事情，說是怕穆瀾一個人路上悶，再者有個人陪著，多少也能開解些心情。

聽自家娘親這麼一說，穆鳶當下就應了下來。

府裏的日子著實悶得慌，能有機會出去透透氣，哪裏有不好的。

謝氏見著她這個樣子，又是無奈又是好笑，只叮囑道：「去了外頭也要好好守著規矩，不可亂跑，隨意走動。」

「知道了，女兒一定乖乖的，哪裏都不亂跑。」穆鳶聽著這話，忙嬌聲應了下來。這件事情自然要去老太太那裏報備一下，所以才用過早膳，穆鳶就和三姊姊、四姊姊隨著謝氏去了慈暉堂。

門口的丫鬟見著三太太和幾位姑娘一塊兒過來，忙進去稟報了老太太。

有婆子迎上前來，福了福身子，道：「給三太太請安。」

謝氏抬了抬手，聽到屋子裏的說笑聲，便問道：「是誰在裏頭？」

婆子聽著這話，忙回道：「回太太的話，是二姑娘陪著老太太說話呢。」

穆鳶跟在自家娘親身後，聽著那婆子的話，倒是一點兒也不奇怪。

府裏姑娘雖多，可一天到晚都陪著老太太的，只二姊姊穆怡一人了。

二伯父在任上，只留了二姊姊這個庶出的姑娘和陳姨娘在府裏伺候老太太，這府裏的人最是會捧高踩低的，二姊姊只有時常在老太太房裏孝順，得了老太太庇護，日子才能好一些。

片刻的功夫，那丫鬟就掀起簾子從屋裏出來，說是老太太叫她們進去。

謝氏微微頷首，邁開步子緩步走了進去，穆鳶和穆瀾、穆琦忙也跟了上去。

剛一進去，就聞到屋子裏一股淡淡的百合香，穆鳶心中不免有些驚訝，老太太篤信佛教，平日裏只習慣點著檀香，甚少用別的香。

老太太見著她們進來，視線就落在穆瀾的身上，見她氣色極好，看著謝氏時，臉上才露出了幾分笑意。

「媳婦給母親請安。」

「孫女給祖母請安。」

老太太點了點頭，笑著叫眾人起來，然後招了招手將穆瀾叫到了自己跟前，問她昨日吃的可好，睡的可好。

穆瀾一一答過，只是回過頭來看著謝氏的時候，面上有幾分不安和尷尬，雖然極力隱藏，可到底還是被穆鳶看了出來。

穆鳶不知老太太是何想法，老太太想給三姊姊撐腰原是不錯，可當著這一屋子的人，也不怕為三姊姊招來嫉恨，畢竟這忠靖侯府裏的姑娘，可不止三姊姊一個。說了幾句話，謝氏才將來意說了出來。

老太太一聽，先是愣了愣，隨即眼中就露出幾分濕意，「這些日子府裏事情多，我倒忘了快到媽娘的忌日了。」說到此處，老太太的視線落在坐在下頭的謝氏身上，「虧你還記著，叫瀾丫頭去靈岩寺抄經上香，盡盡孝心。」

老太太說話向來沒有顧忌，謝氏這些年也早就習慣了，聽著這話只繼續說道：「媳婦的意思是叫鳶丫頭和琦丫頭陪著一塊兒去，路上也有個說話的伴。」

聽著謝氏的話，老太太滿意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就依著你的意思辦吧，不過，這姑娘們都去太過扎眼，琦丫頭就留在府裏，和怡丫頭一塊兒陪著我吧。」

老太太說完，視線落在穆琦身上，「琦丫頭，你說這樣可好？」

聽老太太這麼問，穆琦忙笑著福了福身子，「祖母只要不嫌孫女，嫌孫女笨嘴拙

舌，孫女是恨不得日日過來陪著祖母呢。」

穆琦這一開口，屋子裏的丫鬟婆子全都笑了。

謝氏又陪著老太太說了一會兒話，見著老太太有些乏了，才帶著穆鳶幾個從屋裏退出來。

穆怡站在一旁為老太太捶著肩膀，老太太突然擺了擺手，看了她一眼，「站了這麼久你也累了，且回屋去吧。」說著，對一旁的婆子吩咐道：「前幾日宮裏賞下幾匹料子，你將那蜜粉色的給她挑一匹，叫她姨娘為她做件新衣裳。姑娘家，穿得鮮亮些才好看。」

老太太這麼一說，跟前的婆子忙應了下來，穆怡也是面帶喜色，福了福身子，謝了老太太賞賜。

待穆怡離開後，老太太才對著跟前的秦嬪嬪道：「昨兒個魏氏不是說，想陪著瑛丫頭去靈岩寺裏拜訪慧悟大師，想叫大師為瑛丫頭批命？」

秦嬪嬪伺候了老太太多年，哪裏還能猜不出老太太的心思，琢磨了一下，就開口道：「這倒是個機會，免得叫外頭的人說道。」

說起來，大姑娘也是個可憐的，平白背上了剋夫的名聲，親事實在是不好說。

大太太只大姑娘一個親生的閨女，自然是要處處替她做打算的，捨不得將她嫁到尋常人家去。

昨兒個永安伯老夫人有意叫大姑娘嫁過去的事情，多半是刺激到了大太太，下午的時候，大太太特意過來求見了老太太，說是聽說慧悟大師雲遊回京了，就是磕破了頭，也要求大師替大姑娘批命，破了那剋夫的傳言。

「那就叫魏氏和瑛丫頭也一起去，有個長輩在，幾個姑娘也安全些。若有人問起，就說我這幾日夜裏睡不大安穩，叫瑛丫頭抄抄佛經，也算是盡些孝心了。」

聽老太太這麼一說，秦嬪嬪忙應了下來，但遲疑了一下又說道：「老奴只是擔心，若是那……」

老太太抬起頭來，眸子裏帶著幾分冷意，打斷了她的話，「總要試一試才對，她是咱們忠靖侯府大房的嫡長女。若是連慧悟大師都算出她命硬，我看也不必嫁人了，日後就在家廟裏清修，也省得結親不成結了仇。」

秦嬪嬪沒有想到老太太竟有這般打算，面上閃過一抹詫異，卻是很快就掩飾下去，去了外頭叫人傳話給大太太了。

穆鳶聽到老太太叫大伯母和大姊姊一塊兒去的消息時，很是詫異。

說起來，這是她們三房的事情，她陪著三姊姊在情理之中，大伯母和大姊姊跟著去做什麼？

穆鳶看了一眼前來傳話的丫鬟，開口問道：「怎麼突然大姊姊也要去？」

聽了她的話，那丫鬟忙回道：「回姑娘的話，老太太這幾日不太能睡好，想著叫大姑娘去廟裏抄些佛經，算是盡盡孝心。老太太說了，幾個姑娘們都去，沒個長輩在跟前總是不放心，就叫大太太一起跟著。」

穆鳶思忖著，大伯母掌管府中中饋，若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，哪裏能離得開，這一次出府，應該是有別的事情吧。

穆鳶沒再繼續問，點了點頭，叫那丫鬟退了下去。

見著自家姑娘愣神，寶珍開口道：「姑娘不必多想，有大太太在，路上也能有個照應。」

穆鳶拿起手中的茶盞輕輕抿了一口，雖依舊覺著古怪，可到底不關自己的事情，索性就不想了。

而謝氏聽了魏氏和大姑娘也一同去的事情，叫人打聽近幾日京城裏可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這一打聽，才得知這幾日人們議論最多的事情就是雲遊在外的慧悟大師回京了。

謝氏聽了，飛快地看了身旁的許嬤嬤一眼。

「太太，大太太難不成是想……」許嬤嬤說了一半，沒好再說下去。

這京城裏哪個不知道，慧悟大師豈是輕易能見著的。當年，韓王親自上山，都被攔在了門外，魏氏雖是忠靖侯府的長媳，論臉面難道能大得過韓王去？倘若此事不成，叫人知道了，可不是越發沒了臉面，將大姑娘剋夫的事情傳了出去。

謝氏面色不變，不緊不慢道：「她想什麼，都是老大太允許的。瑛丫頭再怎麼也是咱們忠靖侯府嫡出的姑娘，老太太心裏自有打算的。」

謝氏說完，才又開口道：「瀾丫頭那裏可準備妥當了？」

「太太放心，方才老奴派人過去看了，有瞿嬤嬤在，哪裏有不妥當的。」說這話的時候，許嬤嬤的言語間帶了幾分不滿。

「她是江氏跟前的老人了，她願意照顧著瀾丫頭，是瀾丫頭的福氣。」謝氏像是沒聽出來，淡淡道。

「老奴是替太太不值，太太待三姑娘可真真是盡了心了，可老太太和瞿嬤嬤，卻是處處防著太太，好像太太給了三姑娘委屈受。」

老太太便也罷了，是長輩，可那瞿嬤嬤不過一個奴才，因著自家太太抬舉她，才有些臉面，反倒防起自家太太來了。

謝氏聽了，只拿起手中的茶盞輕輕抿了一口，淡淡道：「一個奴才，能翻起多大的浪來。再說，便是要處置，也該日後叫瀾丫頭親自處置，免得惹了閒話。」

第二天天才剛剛亮，穆鳶就被寶珍叫了起來，梳洗妥當之後去了景宜院，她進去的時候，就見穆琦和安姨娘正陪著自家娘親說話。

謝氏見著她，將手中的茶盞放在桌上，問她昨晚睡的可好，可有著涼。

穆鳶一邊福身請安，一邊嬌聲道：「這話這幾日母親已經問過好多遍了，有寶珍幾個在，哪裏有不妥當的。」說著不等謝氏叫起就直起身來，上前站到了謝氏跟前。

聽她這麼說，謝氏笑著搖了搖頭，「妳這孩子，這就嫌母親嘮叨了，左右這幾日去靈岩寺，算是能躲出去玩了。」

穆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挽著謝氏的胳膊道：「才不是，要不娘親也陪著一塊兒去吧。」見著謝氏搖頭，想了想，穆鳶又繼續說道：「那娘有什麼想要的，女兒給娘買回來，回來時聽說會路過玉食齋，娘不是最愛吃他家的翡翠椰蓉糕。」穆鳶的話音剛落，不等謝氏開口，一旁的安姨娘就出聲道：「姑娘如此孝順，時時能記著太太，妾身真是羨慕得很。」

謝氏聽了，笑著摸了摸穆鳶的臉頰，開口道：「妳可別誇她，不過是貪玩想哄我開心，哪裏是真記著我這當娘的。」

穆鳶聽了，頓時有些臉紅，搖了搖謝氏的衣袖，厚著臉皮道：「才不是貪玩，娘親冤枉我了。」

她的聲音軟軟糯糯，還帶著幾分急切，惹得謝氏笑出聲來。

「好，娘親知道妳是個孝順的。」

謝氏才說完這話，就聽到外頭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有小丫鬟進來稟報，說是三姑娘來給太太請安了。

謝氏並不意外，方才有婆子打探到，老太太那裏又派了人來給穆瀾送了件披風，三姑娘自然要花時間應付幾句，所以就來遲了。

「外頭冷，快叫她進來吧，別染了寒氣。」謝氏面色不變，溫聲道。

穆琦聽著謝氏這話，眼底閃過一抹嫉妒，視線卻是朝門口看去。

只見穆瀾穿了一件白色粉綠繡竹葉梅花領褙子，裙子則是翠綠色，梳著雙丫髻，腳下是一雙金絲線繡重瓣蓮花錦繡雙色芙蓉鞋子，眉目如畫，彷彿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幽蘭。

穆琦面色微微一變，她知道穆瀾像極了已故的江氏，有股江南女子般的纖細羸弱，叫人不由得生出幾分憐惜之意來。便是這副模樣，叫老太太這些年都不放心，事事都要過問，生怕她受了一絲委屈。

想著這些，穆琦的心中越發的酸澀難忍，看著穆瀾的目光更多了幾分嫉妒。

穆瀾緩步上前，福了福身子，柔聲道：「女兒給母親請安。」

謝氏叫她起來，將她拉到身邊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開口道：「這趟去寺廟裏雖是抄經，可也要注意自個兒的身子，妳是個心思細的，可憂思過甚最是傷身，妳母親在天上也會心疼的。」

聽著謝氏的話，穆瀾身子僵硬了一下，有些詫異地抬起頭來。

她沒有想到謝氏會說起她的生母來，這府裏便是祖母，也甚少當著她的面兒提起她的生母來。

見著她眼圈紅的樣子，謝氏拍了拍她的手，轉過頭去朝著許嬪嬪吩咐道：「擺飯吧，別耽誤了時辰，幾位姑娘一會兒還要去慈暉堂。」

許嬪嬪應了一聲，忙吩咐了人去準備。

不過片刻的功夫，就有幾個丫鬟提著食盒進來，雖是早膳，卻也擺了滿滿一桌。

「都坐吧。」

見著謝氏坐下來，穆鳶和幾位姑娘跟著入座，安姨娘則是站在一旁布菜。

等用過早飯，幾個人才一路去了慈暉堂向老太太請安，外加告別。

因著大太太魏氏也要去，老太太自是沒什麼不放心的，只叮囑了幾句，就讓她們出來了。

「去看看馬車都準備好了沒？」魏氏從慈暉堂出來，就吩咐身邊的丫鬟通知守在二門的婆子準備馬車動身了。

那丫鬟得了吩咐，應了一聲，一路快步走出去。

雖說只是去住兩三日，可隨行的丫鬟婆子卻是不少，總共用了四輛馬車。

穆鳶、穆瀾在一輛馬車裏，魏氏和大姑娘一輛，剩下的就是丫鬟婆子坐一輛，最後一輛則是放著諸多的行李。

穆鳶自從穿越過來，出府的次數一隻手都能數出來，所以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和路兩邊的鋪子，覺得格外的有意思，只是當著穆瀾的面，不好表露出高興來。馬車出了京城，又走了一個多時辰，才到了靈岩寺。

靈岩寺在京城東郊，寺裏僧人眾多，又有名揚天下的慧悟大師當住持，幾乎要比皇家的法清寺都要聞名，前來上香的香客格外的多。

馬車停了下來，外頭響起婆子的說話聲，緊接著有丫鬟過來，扶著穆瀾和穆鳶兩位姑娘下了馬車，穆鳶下車的時候，轉頭就見著剛剛下了馬車的魏氏和穆瑛。

「上去吧。」魏氏溫聲道。

穆鳶看了魏氏一眼，不知是不是錯覺，總覺得她的聲音裏帶著幾分緊張。

穆鳶下意識偷偷看了一眼穆瑛，只見她神情淡淡的，看不出喜怒。

自從那平陽侯公子郭潘落水溺死後，穆鳶就覺著她這大姊姊性子越發的冷淡了。平日裏她們姊妹怕她一個人在屋子裏待著，過去陪她說話，穆瑛也只是淡淡應付著，即便是笑，那笑從來沒有發自內心過。

穆鳶只看了一下，就隨即收回了視線。

靈岩寺所在的山格外的高，路兩邊植有竹林，竹林成片，風過處，竹聲如濤，令人心曠神怡，登山之路依山勢盤旋，直通山腳處的石牌坊，立於山門處極目遠眺，可見四周古木參天，氣勢雄偉，正如詩中描述的「數里入江路，千峰趨寺門，此中堪自適，鐘磬盡朝昏」。

雖有丫鬟扶著，可一路攀爬上來，穆鳶額頭上還是出了一層的汗，氣喘吁吁，臉也紅通通的，透著熱氣。

果然，嬌養在閨閣裏，身子就是這麼不中用，穆鳶在心裏感慨道。

一陣涼風吹到脖子裏，叫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，一旁伺候的寶珍忙開口道：「姑娘可是冷了，還是拿件披風穿上吧。」

說著，就要從一旁婆子拿著的包袱裏找出披風來。

穆鳶搖了搖頭，阻止了寶珍的動作，爬了一路的山，身上黏糊糊的冒著熱氣，穿上披風就更難受了。

魏氏在一旁見了，只開口道：「這都上山了，叫人安排了住處便能休息了，這會兒穿上，一會兒又要脫了反倒容易著涼。」

聽魏氏這麼說，寶珍自然應了一聲。

穆鳶轉頭對魏氏笑了笑，甜甜道：「還好有大伯母在，不然鳶兒多半還要生病的。」

魏氏被她說得忍不住一笑，看著她嬌軟可人的樣子，心裏只感到羨慕。

她的瑛姐兒，如今身上一點兒小姑娘的天真都沒，活脫脫就像是看透了人世間的事情一般，叫她這個當娘的，心裏如何能好受？

「妳這丫頭，從小就嘴甜，怪不得叫人疼。」魏氏說完，不著痕跡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穆瀾，眼底閃過一抹厭惡來。

這些年，若不是老太太偏疼穆瀾，把她的瑛姐兒擺到了後頭，瑛姐兒也不至於落到今日這般的境地。

若是老太太肯進宮求毓妃娘娘留意瑛姐兒的親事，也就不會鬧出平陽侯府的那些事了。

誰都知道，毓妃是皇后娘娘的人，只要皇后娘娘肯抬舉瑛姐兒幾分，便是那國公府，或是皇子府，瑛姐兒也能嫁進去。

這般想著，魏氏的心裏越發的不是滋味兒了。

「好了，別杵著了，都進去吧。」

旁人不知道魏氏心底的想法，聽了這話便緩步走了進去。

一進了寺廟裏，空氣中都充斥著一股濃濃的檀香味兒，格外的刺鼻。

寺廟占地很大，建有禪義法庭、無梁殿、觀音殿、靈岩寺碑、大雄寶殿、方丈寮以及井亭。

寺中的觀音塑像一體三面，堪稱京城裏最大一尊，三面觀音正面為觀音手持佛珠，代表如意吉祥；朝南側面為觀音手捧嬰兒，為送子觀音；朝北側面為觀音手捧淨瓶，願天下大眾永保平安。

寺廟氣氛格外的肅穆，穆鳶眾人跟著領路的小和尚一路去了後院的廂房。

因著是忠靖侯府的女眷，寺院裏特意安排了後院相鄰的兩間廂房，魏氏和穆瑛住一間，穆鳶和穆瀾住一間，各自有丫鬟婆子伺候。

魏氏叮囑了幾句，就帶著穆琪走進了屋裏。

穆瀾目送兩人進去，才轉過頭來對著站在一旁的穆鳶微微笑了笑，拉著穆鳶的手走進了靠右邊的屋子。

廂房裏格外的雅致，由於昨日就派人前來安排，屋子裏乾淨整潔，無需另外打掃，只姑娘家講究些，換了兩床新的被褥。

穆鳶和穆瀾坐在桌前說話，只一會兒功夫，就見著寶珍幾個丫鬟從內室出來，說是全都收拾妥當了。

這會兒已經天黑了，寺廟的小和尚送了膳食過來，打開一看，是兩碗葷湯素麵，上頭飄著翠綠的青菜，還有兩碟小菜。

坐了一路的馬車，又爬了山，穆鳶自然是餓極了，即便是素麵，也全都吃得乾乾淨淨，肚子鼓鼓的，穆瀾卻是只用了半碗，就放下了筷子。

「姑娘身子骨弱，該多吃些才好。」穆瀾貼身的丫鬟碧雲見著自家姑娘吃得這麼少，忙開口勸道。

穆鳶聽著這話，也跟著道：「姊姊是該多吃些，要不怎麼受得了。」

穆瀾對著她笑了笑，「我可不像妹妹妳什麼時候都能有好胃口，路上顛簸，這會

兒實在是吃不下。」

穆鳶自動地將穆瀾的話轉換為她是個吃貨，所以才能每天都有好胃口。

穆瀾見她愣住，怕她多心，忍不住又說了一句，「我是羨慕妹妹胃口好，可沒有別的意思。」

聽著她這話，不等穆鳶開口，站在一旁的寶珍就笑著道：「姑娘這便是多心了，連太太都說我家姑娘打小就不挑嘴，見了好吃的就喜歡，幸好吃得多卻是沒怎麼長胖，才叫人放心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，就會編排我。」穆鳶裝作生氣瞪了寶珍一眼，卻是忍不住笑出聲來，一路上，三姊妹不怎麼說話，氣氛格外的沉悶，如今住在一處，能說笑幾句，總好過那種叫人不舒服的壓抑感。

用過了晚膳，又喝了一盞茶，因為第二天要抄寫經書，兩人也早早就睡下了。

碧雲和寶珍各自伺候著自家姑娘睡下，才到了外間守夜。

另一邊，魏氏將要求見慧悟大師的事情告訴了女兒。

穆瑛一聽，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，「這樣大的事情，母親怎麼問都不問我。」

怪不得，她總覺得有哪裏不對……祖母和母親都說是叫她去寺廟散散心，順便抄些佛經，給祖母祈福，可原來是因為慧悟大師。

穆瑛看著魏氏，眼圈一紅，不由得落下淚來。

魏氏見著她這般，輕輕歎了一口氣，拉著她的胳膊道：「娘還不都是為了妳。自從出了那事兒，妳就聽不得『生辰八字』這四個字。若是早早告訴妳，這趟出府是專程求慧悟大師為妳批命，妳定不會聽娘的話跟著出來。

「這些日子妳瞧瞧妳消瘦成什麼樣了，哪裏還有姑娘家的生氣，娘總不能看著妳繼續苦了自個兒，耽誤了妳一輩子，就是跪在地上求，也要求見慧悟大師一面。」穆瑛聽到此處，終於忍不住嗚咽出聲，撲到魏氏懷中：「娘，女兒心裏難受，那郭潘明明是醉酒落水，平陽侯夫人偏要怪我。」

魏氏聽著眼眶也跟著濕潤了，拍了拍她的後背，直安撫道：「娘知道，娘都知道。」

第三章 被個公子調戲了

一大早，天才剛剛亮，穆鳶就被寺中的晨鐘驚醒，睜開了眼睛，躺在床上恍惚了片刻，才想起來自己是陪著三姊妹來了靈岩寺。

外頭守夜的寶珍、碧雲早就起了，這會兒聽到屋裏的響動，就打起簾子一前一後走了進來。

早有粗使的婆子端了熱水進來，又將洗漱用的東西全都放好，寶珍和碧雲各自伺候著自家姑娘更衣梳洗。

等一切妥當之後，姊妹倆才去了魏氏那裏。

雖說昨日魏氏叫兩人不必顧忌規矩，可既跟著長輩出來，早起第一件事定是要去長輩屋裏請安的。

太早起來，穆鳶還有些不習慣，眼皮沉沉的，腦子裏也有些暈暈重重的不清醒。寶珍知道自家姑娘貪睡，若是起的早了，身上定是難受的，就在一旁有些擔心的

看著她。

穆鳶叫她拿了一盞寺廟裏的泉水進來，冰冰涼涼喝了幾口，頓時就清醒了許多。這泉水是昨晚寺廟裏的小和尚送來的，說是專門給女眷們泡茶用。

穆鳶和穆瀾才出了屋子，就見著隔壁的房門前守著的丫鬟婆子。

見著兩人過來，那婆子忙福了福身子請安，「姑娘們安好，太太還說早起天涼，想叫姑娘們多睡會兒。」

姊妹倆對著那婆子微微笑了笑，自然知道這只是場面話。

若是起遲了，魏氏定會覺得三房的姑娘都不懂規矩，傳出去丟了忠靖侯府的臉面。那婆子掀起簾子，領著兩人走了進去。

穆鳶進去的時候，就見魏氏和穆瑛已經穿好了衣裳，坐在桌前說話。

見到穆鳶、穆瀾，魏氏臉上露出笑意來，「都說出門在外不必守著那些規矩，妳們倒是實心眼。」

穆鳶一聽，不由得腹誹，當長輩真是有當長輩的好，什麼話都叫她們說去了，若是今兒個不過來請安，大伯母該在背後說她們不懂規矩了吧，便是回了府裏，娘親知道了也要怪罪的。

想著這些，穆鳶跟著三姊姊齊齊福身，「給大伯母請安。」

「快起來吧。」

她們一進來，穆瑛就站起身了，各自見禮後，才在桌前坐了下來。

有婆子弄了杏仁茶來，穆鳶拿在手中小口小口喝著，不時應上一句。

聊了有一盞茶的功夫，魏氏就叫她們回去了，說是叫穆鳶陪著穆瀾抄寫經書，兩人這才告退出來。

穆瀾拉著她的手說道：「我這裏妹妹不用擔心，但我聽說祖母這些日子睡不安穩，妹妹抄上一卷佛經，祖母知道了，也是高興的。」

穆鳶豈能不知穆瀾這是真心在為她好，當下就點了點頭，應了下來。

「三姊姊也要愛惜自個兒的身子才是。」穆鳶想了想，還是忍不住說道。

穆瀾點了點頭，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來，「我知道。」

兩人進了屋子裏，等用過早膳，就在屋子裏抄起經書。

這期間魏氏和穆瑛來過一趟，見著她們在抄經，跟前的丫鬟婆子也伺候的周到，叮囑了幾句便走出了屋子。

穆鳶本就不是能耐得住性子的，再加上她並不需要抄寫很多，所以抄了一個時辰，感覺手腕實在酸疼，就停了下來。

寶珍在一旁伺候著，見著自家姑娘放下筆來，忙遞上了一盞茶來。

穆鳶喝了幾口，看著在對面認認真真抄寫經書的穆瀾，也不好出聲打擾，就示意了寶珍一眼，出院子裏透透氣。

寺廟裏到處都是檀香的味道，熏得人有些頭疼，穆鳶和寶珍一路走，走到了一座亭子處，亭子四周種了各色的花朵，地上綠芽如毯，倒是比別處多了幾分雅致。只是這靈岩寺到底是在山上，出來的時候還不覺得如何，這會兒身上倒是多了幾分涼意。

寶珍提議要回去拿件披風來，可又不放心穆鳶一個人待在這兒，一時間左右為難，恨出府的時候不能多帶幾個丫鬟。

穆鳶笑了笑，「這是寺廟，佛家聖地，哪裏有什麼不安全的，妳快去吧。」在穆鳶保證自己不會亂走，只在此處等著之後，寶珍才福了福身子，朝來的方向去了，穆鳶就在亭子裏的石凳上坐了下來。

她倒習慣了如此，坐在那裏用手指在石桌上一下一下有節奏的敲著，後來感覺有些無聊，才起身走出亭子欣賞四周的花。

誰知道，回過頭來，卻發現亭子裏原先生的地方已經被人占了。

那人身子坐得筆直，身著墨藍色的寬袍錦衣，皮膚白皙像是最好的美玉，透著瑩潤的光澤，手裏拿著一只玉質的酒杯，大拇指一下一下摩挲著杯沿。

穆鳶還未收回自己的視線，就對上了一雙墨玉似的眸子，被他這樣看著，穆鳶一時就愣住了，心中也不由得一跳。

見她愣住，那人竟勾了勾唇角，拿起手中的酒杯朝她示意一下，然後放到嘴邊，一飲而盡。

穆鳶看著他微微滾動的喉結，還有那薄薄的嘴唇，一時間，竟有些不知所措，此人在佛門清淨之地飲酒，還如此對一個女子示意，顯然不是什麼正經的人。

她正待轉身離開到別處去，可還未邁開步子，那人就朝她微微點頭，開口道：「可是在下擾了姑娘賞花，姑娘才這般迫不及待想要離開？」

穆鳶聽了，下意識搖了搖頭。

未等她開口，那人就揚了揚眉，出聲道：「哦，這倒奇怪了，那就是在下相貌太醜、入不了姑娘的眼，把姑娘嚇著了。」

看著他大有深意的眸子，穆鳶不由得抽了抽嘴角，搖了搖頭，心想這是哪家公子，莫不是精神有些不大正常？不然，如何能用這張溫潤如玉、貌比潘安的臉，問出這種話來。

那男子見她又搖頭，眼底露出幾分笑意來，嘴裏卻是繼續追問道：「既然姑娘也覺著在下相貌好，那為何連話都不願意和在下說？」

聽他這麼說，穆鳶著實有幾分生氣，抬起頭來氣呼呼瞪了他一眼，開口道：「男女七歲不同席，公子問這話，不覺得有些唐突。」

見男子聽了她的話後眉眼間越發多了幾分笑意，穆鳶突然很後悔和他多說。

這人，多半是哪家貴公子，閒來拿她打趣的吧。

穆鳶收回視線，轉身就想離開，不料被腳下的碎石絆了一下，身子也朝前跌去。原以為會摔得很慘，哪知身子卻是被一雙強有力的胳膊穩穩接住了，穆鳶靠在他懷中，聞到他身上一種極為好聞卻又說不出是什麼的香氣。

「姑娘小心些。」男子溫聲道，聲音帶著磁性，格外的好聽。

穆鳶還來不及想他怎麼能那麼快就從亭子裏下來，聽著這話，只想起方才無禮的瞪了這人一眼，如今卻被他所救，不由得臉漲得通紅，小聲道了謝。

剛想從這人懷中站起來，穆鳶卻發現對方遲遲不肯放開她，只得微惱地叫了一聲公子。

「在下宋庭遠。」男人輕笑一聲，視線落在穆鳶的身上。

穆鳶總覺得對方的態度有些奇怪，卻又說不出哪裏不對，可被他這樣看著，她竟然能知道他目光所代表的意思，遲疑了一下，便小聲將自己的閨名說了出來。

果然，聽到她的話之後，那人才心滿意足將她放開。

穆鳶真是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才好了。

「姑娘，姑娘。」熟悉的叫聲從遠處傳來。

穆鳶轉過頭去，就見著寶珍朝這邊快步走來，手裏拿著一件披風，她心中一喜，退開一步，對著宋庭遠福了福身子，告辭離開，頗有種迫不及待的意味。

她不知身後的人，看著她離開的背影輕笑一聲，抬起頭來，手裏竟是多了一塊兒玉佩，上頭刻著一個「鳶」字。

跟穆鳶碰頭，寶珍臉上帶著幾分急切和擔心，氣喘吁吁地道：「姑娘，都是奴婢不好，路上遇上了廚房的小和尚，不小心將湯灑在了身上。」

寶珍向來性子穩重，不會找藉口掩飾自己的過錯，穆鳶聽了自沒有責怪她，點了點頭道：「知道了，快到中午了，咱們回去陪著三姊姊用飯吧。」

寶珍心裏有些責怪自己，讓自家姑娘白等了好些時候，聽著這話，忙伺候著穆鳶穿上了披風，兩人一路朝後院廂房的方向去了。

而亭子裏，宋庭遠正饒有興致把玩著手中的玉佩，卻突然有一個錦衣公子從樹上躍下。

這公子眉目清秀，身著一身淡紫色的錦緞長袍，腰間戴著玉佩，手腕一揮就將手中的摺扇打開。

「真是看了一場好戲，姑母定不知道子諭兄會這般急色，調戲一個還未及笄的小丫頭。」說話的，是誠王府的世子蕭傅，他此時一臉的興味和打趣。

宋庭遠聽到這話，抬起頭來，微微勾了勾唇角。

未待他開口，蕭傅就敗下陣來，連聲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知道你惦記著小嫂嫂不是一日兩日了，如今見著，哪裏能按捺得住。方才若不是我丟出了石子，你也沒機會抱著小嫂嫂。」

蕭傅說完，又朝亭子裏頭去，嘴裏卻是嘀咕道：「真是見了鬼了，你確定上輩子娶的是這忠靖侯府的五姑娘？你們可差了整整十歲，更別說，那姑娘嬌嬌軟軟，還沒長大呢，娶過來難不成當閨女養著。」

直到現在，他依舊有些為表兄說的那些話震撼，重活一次，可真是求都求不來的。宋庭遠一雙眸子裏透著警告，蕭傅忙止住了話語，卻忍不住又問道：「那表兄總該告訴我，上輩子我可娶妻了，娶的是哪家的姑娘，是不是比小嫂嫂還要好看些？」

他隨口一句話，卻是讓宋庭遠抬起頭來，眼中微微閃過一抹異樣，一瞬間，蕭傅後背生出一股寒意來。

「誠王府被父皇滿門抄斬，王府上下兩百多人，無一倖免。」

實際上，當年父皇留了蕭傅的性命，將他流放到嶺南。後來，他好不容易登基後，替蕭家平反後，蕭傅已落得一身的傷病，再無今日的瀟灑。

蕭傅聽完全身僵直，老半天才看了宋庭遠一眼，運起輕功，身影很快就從宋庭遠的視線中消失。

宋庭遠面無表情，低下頭去看了手中玉佩上的那個「鳶」字，瞳孔微縮，小心的將玉佩放進懷中。

穆鳶和寶珍回了後院廂房的時候，穆瀾還在抄寫經書，見著她進來，才抬起頭來笑了笑。

「方才寶珍回來，說是替妹妹拿件披風，這才剛出去，卻是陪著妹妹回來了。」穆瀾說著，放下手中的筆，從案桌後走了過來，拉著穆鳶的手坐在桌前。

穆鳶聽著，微微一笑，「外頭有些涼，香客又多，若是沒人了出去玩才清淨。」

穆鳶的話音剛落，穆瀾就忍不住笑出聲來，「這寺廟就是香客來祈福上香的，若都是妹妹這般想法，沒有香油錢，這廟怕早就衰敗了。」

碧雲上了兩杯茶，穆鳶端起茶來，才掀開茶蓋，就聞到一股濃郁的茶香，格外的好聞。

「這是今年宮裏新貢的太平猴魁，娘娘知道祖母愛喝茶，叫人從宮裏帶了出來，祖母賞了我一些。」

穆鳶聽了，微微笑了笑，拿起茶盞輕輕抿了一口，茶香彌漫在唇齒間，久久不散。

穆瀾見她只顧著喝茶，什麼都沒說，低下頭去開口道：「這茶我只敢拿給妹妹喝，若是換了旁人，定以為我叫丫鬟上這茶，是在炫耀得了祖母的賞。」

穆瀾很少對穆鳶說這些親近的話，這回一起出府，兩人倒是親近了許多，她們對視後，都笑了起來。

碧雲見著自家姑娘笑出聲來，心中一陣寬慰。

想來之前太太說的那些話，姑娘都聽了進去……也是，姑娘雖然自幼喪母，可還有老太太疼著，太太對姑娘也是格外上心，姑娘若是自怨自憐，反倒是辜負了旁人的一片好意。

穆鳶陪著三姊姊喝了茶，從膳房領了飯菜的婆子就回來了，擺了滿滿一桌，讓穆鳶見了，心中詫異。

穆瀾睨著她，開口道：「這寺廟也是要經營的，香客們肯出銀子，便是什麼好吃的都有了。和尚們雖吃齋念佛，卻也是肉體凡胎，必須吃喝，所以這進項也是要緊的。」

聽著穆瀾這話，穆鳶頓時就臉紅起來，她自從成了忠靖侯府的五姑娘，雖不至五穀不分，卻也著實缺少了一些常識。

像這一回，她還以為每日飯菜都由小和尚送來，這靈岩寺的香客，吃的都是一樣的齋菜，卻是忘了，這世上，尤其是這時代階級分明，有權有銀子就什麼好東西都有了。

兩人一塊兒用過午飯，又坐下來喝著茶閒聊了幾句，這時候，有婆子進來回稟，說是魏氏和大姑娘回來了。

這一上午，聽下頭的丫鬟說大太太、大姑娘去上香，添香油錢去了。

穆瀾聽了，對著穆鳶道：「等過會兒咱們過去陪大伯母說幾句話，一會兒再回來抄寫經書。」

穆鳶點頭，知道這是當小輩的該做的事情，就是場面上，也該應付著些。

至於為何這會兒不過去，自然是要等著魏氏和大姊姊用過午膳，不然去了反倒是打擾了，平白討人嫌。

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，兩人就過去了。

進去的時候，魏氏和穆瑛也才用過午飯，正坐在桌前喝茶，而見著兩人，魏氏招呼著她們過來坐，然後叫人上了茶和點心。

「妳們可吃過了？」魏氏出聲問道。

聽著這話，穆瀾只回道：「用過了，勞煩大伯母掛心。」

魏氏點了點頭，看著穆瀾的眼中有了幾分毫不掩飾的冷淡，轉過頭來和穆鳶說起話來。

這一回出來，穆鳶一直能感覺到大伯母對三姊姊的不滿，這會兒卻是越發清晰起來，距離早上問安不過幾個時辰，魏氏竟是連面上的功夫都不肯做了？

穆鳶心中詫異，卻是應付地陪著說了幾句話。

說了一會兒話，魏氏就說乏了，兩人才從屋子裏退了出來。

「大伯母這是怎麼了？」穆鳶忍不住開口道，語氣中也帶著幾分抱怨，替穆瀾委屈，雖說是長輩，可也不能平白無故不給人臉面，拿小輩撒氣。

等進了屋後，穆瀾才對著妹妹道：「大伯母怕是心情不好。」見妹妹依舊不大明白，她又繼續說道：「聽說前幾日慧悟大師雲遊回京了，想來，大伯母和大姊姊是因著這事才和咱們來了靈岩寺。不過，這京城裏哪個不知，慧悟大師可不是那麼容易能見著的。」

聽著穆瀾的話，穆鳶恍然大悟「哦」了一聲，嘴裏卻依舊說道：「即便這樣，大伯母也不該這樣待姊姊。」

見著穆鳶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，穆瀾不由得心中一暖，笑了開來。

等到晚間洗漱的時候，寶珍才發現自家姑娘的貼身玉佩不見了。

穆鳶聽到寶珍的話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才低下頭去，果真是什麼都沒見著。

「這可怎麼辦，那玉佩可是姑娘生辰的時候老爺送姑娘的，上頭還有姑娘的閨名呢。」寶珍一臉擔心，額頭上都滲出汗珠來。

穆瀾聽到這邊的動靜，走過來問是出什麼事了，得知是自家妹妹貼身的玉佩弄丟了，不禁微微蹙眉，「今兒個妳家姑娘去了哪裏？快帶個婆子出去找找。」

寶珍聽了，忙應了一聲，才剛邁出一步，又聽穆瀾道：「如今是夜裏，動作小心些，別張揚開來，反倒不好。」

穆鳶這會兒卻是記起自己在亭子那處差點兒摔了一跤，想著多半是掉在那裏了，就叫住了寶珍，說要和她一塊兒去。

穆瀾卻是擔心地道：「這會兒已經快天黑了，妹妹怎麼好出去，若是出了事如何向母親交代。」

寶珍也是擔心，穆鳶只好將她摔倒的事情說了出來，說多半是落在那裏了。

「妹妹可傷著了？」一聽她摔了一跤，穆瀾滿臉擔心，拉著她全身上檢查了一遍，見著沒傷口，才放下心來，又叮囑道：「往後若是出門，定要多帶幾個婆子，免得再出了今日的事情。」

穆鳶點頭應下，但瞞著遇見宋庭遠的事情，終究是有些心虛，又嬌嗔道：「不過是不小心摔了一下，哪裏就這麼嬌弱。」

說完這話，她才吩咐了寶珍和一個粗使的婆子暗地裏去找，別漏了風聲。

過了半個時辰，寶珍她們回來卻說什麼都沒找著。

穆鳶心裏有些失落，可東西是自己弄丟了，誰也怨不得，一時間，竟對宋庭遠生出幾分埋怨來。

若不是他連連追問，叫人心裏不安，她也不會急著要走，結果被那石子絆倒了。可轉念一想，那人雖說話古怪些，卻到底是救了她，免得她摔傷，她怎可反過來責怪到他身上？

穆鳶單純，如何能猜到玉佩根本就不是自己弄丟的，而是被某人故意偷去的？

出了這樣的事情，寶珍她們心情也不好，覺得是自己沒照顧好姑娘，不僅害姑娘摔了一跤，連老爺送的玉佩都弄丢了。

穆鳶回頭見著寶珍一副自責不安的樣子，忙出聲安慰道：「不怪妳，妳又哪裏能料到這些事，也是我自己不小心才弄丟了。平日裏都說碎碎平安，咱們只當那玉佩摔碎了，討了個平安。」

穆鳶這一打趣，屋子裏的氣氛才好些。

碧雲見著五姑娘這般說話，心中忍不住暗暗想，怪不得五姑娘得太太和老爺寵愛，這樣的話說出來，讓人聽了心裏都是舒服的。

不過，這人的性子都是天生的，就拿自家姑娘來說，便是想到了，也不大好意思說出來，更何況是根本就想不到的人呢。

兩個丫鬟各自伺候著自家姑娘睡下，才一前一後出了內室。

另一邊，魏氏卻還是跪在慧悟大師的紫竹院門口苦苦哀求，竹林裏隱隱能看到兩個人的身影，其中一人，身披袈裟，定是慧悟大師無疑。

魏氏跪了有一個時辰，才有小和尚從遠處過來，視線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出聲道：「施主請回吧。」

聽著小和尚的話，魏氏的臉色一僵，情急之下，忍不住道：「都說我佛慈悲，佛祖既能度人，大師為何不給小女一條生路。」

小和尚看了魏氏一眼，面色依舊平靜無波，「佛祖只度有緣人，施主和慧悟大師無緣，自不好相見。」

這話音剛落，竹林裏突然就響起一陣簫聲，魏氏抬頭看去，卻見原先竹林中的身影竟是不見了，就好像從未出現過一樣。

魏氏身子一軟，歪倒在地上，一旁站著的婆子見著自家太太跌倒，忙上前扶了起來，勸慰道：「太太，咱們還是回去吧。」

慧悟大師哪裏是那麼容易就能見著的，既然不出面，自然是說太太和大姑娘都不是有緣人。

當年，就連韓王求見慧悟大師，也跪了三日，佛家之人最是心慈，也最是涼薄，塵世間的苦痛，他們豈會感同身受。

魏氏心中酸澀，手心冰涼，呆愣了一會兒，才扶著嬪嬪的手站起身來，語氣無力地道：「回吧，此事別叫瑛姐兒知道。」

嬪嬪點了點頭，扶著魏氏離開了，心中慶幸這是在夜裏，方才的一幕並未被人瞧見，不然自家太太真是失了體面，若叫人知道，對忠靖侯府的名聲也不好。

魏氏不知，待她離開後，竹林裏的燈籠又亮了起來。